



沈畔诗

大江东去

■赵 恺

潮起潮落的鼓角旌旗，
月圆月缺的营寨军旅：
一部史诗之役的方阵，
在白帝城下汹涌汇集。
却原来：
杜工部的落木萧萧，
李太白的江陵千里；
孟浩然的黄鹤楼诗，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多少玉润珠圆的中国诗歌，
一一萌发在这里。
裂岸惊涛的源头，
喜马拉雅之热血一滴。

流动的建筑踏上人生：
胡杨林是有形的仪仗队，
芨芨草是无声的壮行曲。
横断山，
断空间，
断时间，
断不了鹰之一羽。
石鼓镇石鼓如雷，
铜锣村铜锣如续：
转过“万里长江第一弯”，
扑向母亲大地。

你就是“夔”？
那惊悚骇异的独角怪兽
原来就是你？
雷霆是你的呼吸？
杀戮是你的功课？
死亡是你的游戏？
牙口还是那般整齐？

蛰伏西南之一隅，
是在整理《仇恨上古史纲》，

还是作旧梦重温的等待和积蓄？

岁月匍匐在栈道，
希望雕琢于岩壁。
一口口岩棺是你的作品？
牺牲者的陪葬是一个亘古奥秘？
为什么石质灵柩中，
醒着出鞘的剑？
梦着翘首的鱼？

改道吗？
过多迂回曲折的教训，
在曲折迂回的脑纹积淀；
停步吗？
叩问白发三千丈，
他们可愿意？
请审慎自度：
身手还是那般矫健？
眼神还是那般锋利？
鳞甲还是那般坚实？
既然择定长江做对手，
那就较量一回吧。
虽然和你过招，
对于我是耻辱，
对于你是荣誉。

风雷压进胸中，
发束咬定嘴里。
嘉陵沱江左臂，
黔江赤水右翼。
无穷无尽的后续梯队，
一一跃下世界屋脊。
如果信念失去韧性，
如果灵魂出现锈迹，
流水之斧钺，
如何劈得开高山之疆域？

没有鲜花，
没有绶带；
没有纪念馆，
没有大事记。
没有来得及为生者包扎伤口，
没有来得及为死者举行葬礼。
夔门后面，
迎出一位巫峡神女。
为什么对于胜利者，
总是送上猝不及防的目眩和神迷？
云的纤巧，
雨的缠绵，
雾的含蓄：
九十里山水长卷堪称无与伦比，
可是大江的追求，
怎能陈列在水墨绘画长廊里？
十二座山峰结构成无字碑林，
无字碑上，
是文字书写不出的叹息。

石的战书，
石的兵器，
石肝石胆间暗藏石的杀机。
二百里西陵长峡上，
砸下石头的雨。
挽起纤绳如同挽起大江，
地狱之门走出命运叛逆。
肩胛，
纤绳的祖国，
一丝一缕楔进生死里。
过分冗长使人倦怠，
过分简洁使人战栗。
嗨哟，
嗨哟：
川江号子，
两个字的军歌。

坎坷之痛，
背纤者的足迹。
身躯和大地构成锐角，
剑尖过处是记忆。
一生只做一件事：
拉直。
一寸，
一寸：
拉直计以良知。
一秒，
一秒：
拉直计以勇气。
汗珠落崖成林，
脚踏磨石为玉。
喊一生号子，
背一生纤吧：
拉直青铜的“力”。

别了：凶险。
别了：柔媚。
别了：荡激。
闯不过三峡，
如何创造一部
完整的《命运交响曲》？
召唤在前的是：
洞庭的色彩，
牯岭的线条，
外滩的旋律。
一滴热血激活一座大海，
一切寻觅的终极是“自己”。
“热爱”，
人类共同的DNA：
大江东去。

花街

■董 蕾

出现“白天人如潮，晚间灯映河”的盛世图景。

花街是个“大都会”，商品琳琅满目，茶食等食品应有尽有。杂货店、车行、布店、中药店等一应俱全。街上还有许多固定的小吃铺和流动的小吃摊点，灶台前、餐桌上、摊点边，热气氤氲，增添了许多人间的烟火气，让人们在忙碌中享受到生活幸福的味道。花街小吃品种有上百种之多：文楼汤包、菜蒸包、油煎包、炕饺、牛肉馄饨、肉丝面、黄桥烧饼、牛舌烧饼、油端子、浦楼茶馓、麻花、绿豆圆、薄脆、糖粥、糕蒸、糯米甜藕……令人百吃不厌。在花街，宾客们最喜欢吃这里的淮扬菜。淮扬菜集南北风味之长，融咸、甜、香、鲜为一体，选料讲究，制作手法以炸、熘、爆、炒、炖、焖、煨、蒸、烧为主。软兜长鱼堪称淮扬菜之首，让宾客垂涎欲滴、赞不绝口。

花街上的人很懂得生活的情趣。本地青年作家杨溢曾撰文描写过这个温暖而诗意的场景。悠闲的时光里，老人们会在自家门口摆上一盘棋，招呼棋友前来对弈，或者拿出看家本领，拉个二胡、吹个长笛，引得路人频频回头。花街上的老人最常听淮剧，每个人都会拿着泡着茶叶的小茶壶，抿上一口茶，晃着脑袋哼上一番，那场景别提有多悠然自得。除了淮剧，走在路上，耳畔还能经常听见咿咿呀呀的京剧声。1895年1月14日，距离花街不远的都天庙街出生了一位叫周信芳的孩子，后来，他成为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

花街民风民俗古朴。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这里都如期举行“东岳会”。人们相信“东岳出行，收瘟驱灾”一说。几十个人抬着东岳神像，前呼后拥，好不热闹。岳驾出巡，侍从众多，有红衣班、青衣班、家丁班、内侍班、申书班等，少则十多人，多则百人，沿着花街往西游去，所到之处，“鸣锣鼓收瘟神”，取太平安逸之意。

花街小孩子的眼里，处处都有快乐的好去处。梧桐树下、巷口拐角处、水塘边、沟壑旁……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做游戏。那时孩童玩得最多的游戏是滚铁环、扔沙包等。比起天真无邪的孩童，那个叫邱心如的小女子的人生就悲惨多了，她20岁就嫁给花街的一个大户人家，人们常看到她弹唱自己创作的《笔生花》，抒发对悲剧命运的哀叹。她用前后约30年的时间，汗珠和着泪水写成了《笔生花》这部近120万字的鸿篇巨制。全书结构宏伟，情节曲折，有说有唱，诗文并茂，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曲艺巨著。

花街早年是一条三四里长的长街，街两旁老房子居多，东大街、牛行街都属于花街。它属于淮安的老城区，就好像是南京的夫子庙。清末漕运衰

落，受西方经济冲击、战乱、技术革新及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最终于1901年正式停办。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漕运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因运河而兴的花街随之成为明日黄花。

1998年，出于新建承德路的需要，花街被一分为二，西边部分并入东大街和承德南路，足足少了一半。约650年的花街，由原来的长街，变成现在的短街，它西接东大街，南临国师塔、慈云禅寺，只有二三百米。承德路没修建前，除了北边的北门桥，人们大多要由大闸口经花街进入老城，承德路通车后完全取代了花街入城通道的功能，此后花街更显冷清，且日益破败，在周围一幢幢高楼的掩映下，更显老态龙钟。

尘土埋不住深藏的光华，岁月磨不灭沉睡的梦想。光阴的列车一声长鸣，驶进二十一世纪。清晨，一轮朝阳从东方升起。晨雾中的运河倒映着天边的阳光与朝霞，美景观如奏响了一首美妙的雾中晨曲。一位在淮安求学、工作多年的小说家，后来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的当代著名作家徐则臣，他披着千禧年的晨曦，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踏着轻盈的鼓点，漫步到花街的身旁，深深地把花街凝望。他兴奋起来了，他激动起来了，将锐利的目光插进锁芯，使劲地转动，终于推开锈迹斑斑的沉重的历史大门，无比虔诚地将花街从时间暗处的角落迎请出来，登上他精心搭建的《花街九故事》《花街》《如果大雪封门》《苍声》《耶路撒冷》等舞台。正如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苏童有枫杨树故乡，他在成名作、获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耶路撒冷》中，将花街视为自己的精神归属。每次回淮安，他都会去看看花街，像看望老朋友一样。花街不仅是他个人记忆的载体，更是其文学创作的起点。他多次强调花街对其创作的影响，称其为“文学地理标志”和“精神原乡”，并将对故乡的乡土情谊、历史变迁等思考融入作品。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花街再度引起了大众关注，并一度冲上热搜榜首。

花街沉寂太久太久了，她再一次从梦中醒来了，揉着惺忪的睡眠，打量着面前如织的游人，露出欣慰的笑容。文创店前，俊男靓女驻足于此，精心挑选着精致的文创产品；小吃部里，童叟老妪不疾不徐，品味这里的百年小吃。绢花、绒花店铺内，赞美声不绝于耳，爱花者购买着心仪的商品……

花街上，人人春风拂面，人人心花怒放，个个步履铿锵，他们满怀希望，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进花街幽静的深处……

花街，又开始生机勃勃，灵动鲜活起来了！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南京著名书坊世德堂的“编辑”们，在一大堆形形色色的纸稿里看中了来历不明的《西游记》，精心编辑，热闹面市。从此，这个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顽皮猴孙、一根金箍棒横扫三界的桀骜战神、九九八十一难炼成钢的执拗行者，不知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激励过多少豪情壮志。2024年，《黑神话：悟空》上市第三天就打破了中国游戏销售纪录。正如制作方游戏科学的创始人冯骥所说，《西游记》与孙悟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IP之一。从京剧脸谱的油彩、卡通电影的泼墨，到动漫角色的像素，跨界爆款并非一飞冲天的“黑神话”，而是伏脉千里的水到渠成。

鲁迅、董作宾等根据《淮安府志》，确定了《西游记》的作者是十多岁时就以文才出众享有盛誉的吴承恩。虽然仕途坎坷，但吴承恩吟诵过淮安书院的程朱理学、饱览“九省通衢”漕运盛景、赓续“进士之乡”千年文脉，这一切尽数融入明嘉靖年间的青灯黄卷，执笔蘸墨间构建起暗藏儒释道交融密码的传世经典。吴承恩没有子嗣，而他创造的孙悟空无畏时空流转，始终在人性神性的博弈中腾云驾雾，在对自由独立的浪漫想象中七十二变，成为全世界共同仰望的精神图腾。

一百个读者眼中就有一百个孙猴子。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潜心探讨“西游哲学”，AI大模型用算法解析取经团队的管理智慧……1957年，李政道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获奖演说时这样说：“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尽头，实际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因此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依然很远、很远。”

在澳门出生、成长的资深教育工作者从业者、作家彭执中先生，带来了他自己的解读，那就是在《悟空请回答》中36个精妙独特、有情有理的自问自答。既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型的“悟空这么厉害，取经路上为什么经常被妖怪打败？”“哪吒怎么把天空变走的？”，也有学术探究型的“玉皇大帝与佛祖谁更厉害？”“观音是如何组建取经天团的？”，更有孩子气十足的提问：“吃唐僧肉真的能长生不死吗？”“为什么观音要变成妖怪？”“悟空的七十二变够用吗？”……

在这场妙趣横生的问答游戏中，我们不仅能汲取到经典历久弥新的能量，更能获得深度阅读的酣畅淋漓。

坚强乐观、自高自大、本领高强的孙悟空，居然在《西游记》里哭了30多次，次数和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不相上下。

唐僧为什么不爱搭理沙和尚？原来，和流沙河时期沙和尚脖子上的恐怖挂饰有关。

烈日星官是公鸡，他的妈妈毗蓝婆菩萨必然是母鸡，因此可以降伏蜈蚣精多目怪。这里面有一物降一物的朴素民间智慧，此外，菩萨是母鸟の設定亦有英雄莫问出处的胸襟坦荡。作者彭执中不禁拍案赞叹：“鸡犬皆可以为菩萨”，比起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更有志气！

悟空为什么有问必答？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360度、全情境自由代入，读出读者个性与时代风貌的韵味。身处教育前沿的彭执中更从《西游记》里读出童年的懵懂艰辛，读出亲子关系良性互动。在与孩子们、家长们的一次次面对面互动中，他贴心地分享，这位脚踏筋斗云的叛逆者，何尝不是一个渴望爱与呵护的孩童？想想看，无法参加蟠桃会而恼羞成怒，像不像因为同伴孤立而歇斯底里的小孩？这时候家长的一味镇压，会不会如同玉皇大帝的火上浇油，直接引发大闹天宫？内卷式焦虑、喧嚣与孤独如影随形的时代，孙悟空成长叙事中充满禅意的东方智慧颇具借鉴意义。

彭执中在书的结语里真诚地说，《西游记》有很多种读法，本书是我的读法，欢迎大家分享属于你的那一种。

《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面世433年后的今天，同在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悟空请回答》是一种祝福吧，祝福每个在人生之初就与悟空“义结金兰”的孩子，永远葆有大圣的果敢与热情，朝着生活开阔处大步前进，现实的问题也许很冷很硬，就用天真、幽默和热情，给出温暖明亮的答案吧。



品读书坊

一百个读者眼中就有一百个孙猴子

——读《悟空请回答》

■田俊

